

五鬼洞枪声



文艺出版社

五 鬼 洞 枪 声

盛 佳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九 年 · 福 州

五鬼洞枪声

盛佳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印张 2插页 250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

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160

ISBN 7—80534—181—8

I·171 定价：3.95元

1

1949年冬天。闽西北山区。

深山的夜，黑得象乌鸦的翅膀。巉岩峭壁上，瀑布飞泻。

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声音由小而大，由远而近，伴随着队伍中闪闪点点的光亮，组成一条雄壮的火龙，蜿蜒地向山顶游去。

突然，一阵枪声从山的另一面传来，在这冬天的黑夜里，越发显得恐怖。行进的队伍急速向山顶跑去，只见山洼里火光冲天，同时传来凄厉的哭声，营长常健大声命令道：

“快！五连上。”

“是。”五连长乔良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声，向战士们一挥手，战士们“哗”地跟他跑下山去。

枪声，在西去的路上，“噼噼啪啪”地响着。

乔良大声喊道：“三排救火，二排警戒，一排跟我来。”

敌人已经跑出很远，乔良和一排长谢玉南带着队伍飞快地追去。他们高声喊道：“站住！再不站住，就开枪了。”匪徒们在一个小头目的带领下，向西奔逃，并不停下。乔良

举起匣子枪打了个连发，仍不解决问题。他接过身后通讯员递过来的冲锋枪，靠在路边石头上，愤愤地骂道：“跑！叫你跑！”冲锋枪吐出愤怒的火舌，几个匪徒倒下了，其余的落荒而逃。

乔良“嘿嘿”一笑，见敌人已经跑远，便摸出一把哨子，吹了个一长一短停止追击的信号。

“哎哎！山腰树叉上还挂着个人哪。”忽然，五连三班副班长肖常俊喊叫起来。

乔良顺着肖常俊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半山腰石缝里，斜生着一棵松树，树叉上夹着个脑袋，那人的身子在无力地晃动着。他急叫道：“快救人。”肖常俊毫不犹豫地扯着崖上的藤条，朝那棵松树爬去，不一会儿便已坐在松树上了。

几乎在乔良追击匪徒的同时，常健从一条小路进了村。

大火已经蔓延开来，房屋“噼噼啪啪”地烧着。常健急忙指挥后续队伍救火，自己带着几名战士朝乔良追击的方向奔去。突然，一具男尸横在路上。通讯员尹智明亮了手电，常健撕开他的衣服，摸摸身体还不甚凉。

“营长，前面三岔路口上，还绑着个女人。”一个战士报告说。

“死了？”

“没有。是绑在一副担架上，八成是没来得及抬走。”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那女人身穿蓝布褂，两只胳膊被紧紧地绑在担架上，嘴里塞着东西。

“小尹，把她解下来。”

尹智明伸手去她嘴里抽出一大块布片，接着就动手解绳子。不料那女人双眼愤怒地瞪着，摇晃身躯，乱甩头发，全力反抗着。

常健欲解释，苦于语言不通。他吩咐尹智明：“把五连三班的沈泮新找来。”

沈泮新二十一二的年纪，身体结实，脸上布满疤痕。他是地道的金岭山区人，我军南下时，投奔我军。当时他向常健报告了敌人的战斗部署，因此常健他们没费多少力就把一千多名敌人收拾干净。

打完仗，他摸着脸上的伤疤说：“我这是第五次逃跑，总算见到了红军，我要参加自己的队伍，打回老家去，找廖正堂算帐，报仇雪恨。”经上级批准，吸收他参了军，分在五连当战士。这次部队入闽，他所在的营正好接受进剿金岭山区土匪廖正堂的任务，他的情绪很高涨。

沈泮新来到担架旁，改腔换调，对那妇女“叽叽呱呱”地讲起当地话。那妇女却依然横眉怒视，闭口不言。沈泮新指着自己的帽徽向她解释：“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就是当年的红军啊。”这一解释，那妇女火气更大了，她直起脖子，狠狠地吐出一个字：“呸。”

远处传来一阵小孩的哭声，那妇女全身一震，不觉扭头朝那哭声望去，眼里滚下颗颗泪珠。沈泮新给她解绳子，她也不拒绝了。

看来从这妇女口里，很难问出话来。常健吩咐沈泮新：“解开绳子，由她自己去吧。”他指着孩子哭声的方向说：“我到那边看看，有小孩可能就有大人。”

孩子的哭声，是从靠竹林的一座牛棚里传出来的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正在哄着孩子。看见常健进来，她抬起头来愤怒地瞪了一眼，又接着哄孩子了，并不理会常健。

乔良进来报告：“打死两个土匪，都穿着我们的军装。还救下一个人。”常健挥手说：“看看去。”

天已经亮了。

哭声，从竹林里传出来，死者就要安葬了。他叫陈旺，今年夏天被抓去当土匪，听说不久大军就要进山剿匪，连夜逃回。昨天晚上，来了几个穿绿军装的人，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说凡是当过土匪的，解放军一律要问罪，枪毙。不由分说，把陈旺拉走。陈旺一路反抗。那小头目大怒，一枪把他打死。陈旺老婆冬花哭着追来，那小头目一把抓住冬花，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当官的正想找个娘儿们解闷，你倒自己送来了。”喝令匪徒把冬花绑在担架上。正在这时，乔良赶来，土匪落荒而逃。

常健指着土匪的尸体，说：“你看，他们象我们吗？”冬花摇摇头。常健说：“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是进山来剿匪的。土匪冒充我们，欺骗你们，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。”冬花亲眼看见那小头目打死她的丈夫，此时又见小头目被打死，她信了这前后两伙人是不一样的。再看眼前的战士，军装整齐，人也精神，和蔼，哪象昨天晚上的凶神恶煞似的那帮人。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长官，您千万别见怪，土匪欺骗了我们……”

常健打断冬花的话：“这是土匪的阴谋诡计，怎能怪你们呢？”他转过脸对陈大娘说：“还有一个人，请你认一

下。”说着他叫医务人员把树上救下的人抬来。陈大娘一见，大叫一声：“孩子！”几乎晕倒。过了一会，她才断断续续说出这人的来历。原来他叫张细仔，是金岭镇陈大娘妹妹的伢子。红军开走那年，廖正堂大杀南门坳。陈大娘的妹妹两口子逃难玉霞古洞，捡了这个伢子。前年，老两口给细仔娶了个媳妇，小两口相亲相爱，对父母也很孝顺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去年三月三，玉霞古洞赶庙会，细仔媳妇被县长宋焕章看上了，就向金岭镇的黄保长要人。黄保长先把细仔抓去当兵，那小媳妇不屈服，被逼得寻了死。而今不知为什么细仔又遭了毒手。

这时，陈旺已经安葬，婆媳俩免不得又痛哭了一场。

部队吃过早饭，常健命令沈泮新化装成当地农民，先行侦察，他自己则带着队伍由陈厝向金岭镇开拔。

2

莽莽金岭山区，群峰耸立，万岳争雄。金岭江穿山而过，自北而南流过金岭镇，把镇分为东西两半。流过镇南二里处，又转而向东，浩浩荡荡向前奔腾。

天近晌午，镇上行人寥寥，死气沉沉。镇北一家黑漆门板的药铺里，二男一女正坐在那里密谋着。

瘦高个保长黄品得意地说：“要叫穷光蛋们看看，国军时代，你们听我的，共产党来了，你们还得听我的。我要在共产党和穷光蛋之间，挖条鸿沟，叫共产党成为聋子加哑巴。”

另一个满脸麻子的矮胖子，是这家药店的主人叫张生财。他轻挠着将秃光的头顶，慢腾腾地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要干就得快点。那些穷鬼已经把东西准备好，现在就看我们唱戏了。”他指着柜台上的红绿小纸旗，说：“丽花早就做好那玩意，她会带头欢迎共军的！”

三人相对大笑。

一会儿，黑漆门板“哗啦”开了条缝，三人溜到街上，扯开嗓门喊：“开门啦，解放军快到了，都出来欢迎！拿出你们的東西！谁不出来，就是反对解放军！开门啦……”挨

家挨户叫过去，把门打得“呼呼”响。

各家各户的门都被打开了，人们缓缓地来到街上，手里提着东西，脸上象挂了铅，沉甸甸的。

黄品站在台阶上，喊道：

“大家听着，解放军就要来了，大家都到桥头集合。”

人们心中憋着口气，嘴里嘟噜着：

“改朝换代，小民遭殃。”

“翻来覆去都这样。”

大家极不情愿地跟着黄品朝桥头走去。

常健率领队伍，排着整齐的队形，雄纠纠地开过来了。

迎接的两行人，敲着锣鼓，举着三角小旗，无力地呼喊
着口号。

黄品迎上前去，冲着常健，摘下帽子，深深地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，嘴里说道：

“长官辛苦了。”

常健扫了他一眼，双眉略略一动，暗想：“这人看来就是黄品。”点点头还礼。黄品忙指着两行人说：

“我等本镇民众，迎接大军来迟，万望恕罪！大军不辞辛劳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本镇乡亲对此甚为感激。”他指着乡亲们带来的鸡、猪等物说：“这些东西，是乡民们的一点心意，略表对大军的慰问之情。”

常健“嘿嘿”一笑，朝人群走去。

黄品认为时机已到，从心底里感到高兴。他得意地喊道：“把慰劳品抬过来！”

人群一阵骚动。大家七懒八散地刚要动手，只见常健满

脸微笑，举起双臂，打着招呼：“乡亲们，都不要动，等我看过了再抬。”

“对对对！”黄品急忙附和，“都不要动！等营长过目！”

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扯着妈妈的衣襟，小眼睛偷望着朝她走过来的常健。妈妈面前竹篮里放着鸡蛋，还有一只捆着腿的老母鸡。

常健蹲下来逗那小女孩：“这是你的鸡蛋吗？”

怕生的小孩往妈妈的身后钻，她小声说：“就十个鸡蛋，全捐出来了。”又学着妈妈背地里说的话：“鸡婆也捐了来，再不用捡蛋卖钱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妈妈就使劲拧了她的小手。小孩不说了。

常健故意逗她：“鸡婆瘸腿，不会走路了！”

“是好的，可会刨食哩……”巧嘴的小孩马上争辩道。

常健认真地说：“是瘸的，要不信，你解开看看。”

小孩真的把绳子解开了。妈妈赶忙阻拦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那鸡打个滚，连飞带跳，朝东胡同跑了。常健望着逃走的母鸡，不禁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黄品知道事情不妙，窜到小孩妈妈面前，喝道：“为什么把鸡放跑了？”

“那是我叫她放的，逗小孩玩玩。”常健毫不在意地朝一只绑着的瘦猪走去。问道：“这是谁的猪？”一位愁眉苦脸的老汉答腔道：

“是我的。”

“喂了几多天了？”常健学着当地语言问。

“快半年啦。”

常健板起脸孔对黄品说：“这猪太瘦，宰了够谁吃呀？”

“这猪是你的吗？”黄品那灰黄眼珠，象争食的饿狼，盯着老汉，吓得老汉不敢回腔。他转过身对常健说：“嘿！这猪肉嫩，正好……”

常健不等他啰嗦完，笑着说：“是不是他的猪，好办。”对身后的战士喊，“来人，解开绳，看它往谁家跑。”话音刚落，战士们早解了绳子。那猪爬起来，钻过人们的腿缝子，一路歪斜地朝北跑了。常健又是一阵大笑。那老汉被弄懵了，过了半晌，脸上才露出笑容。

常健又走到几担竹笋、白菜前，对一位中年人问道：“竹笋多少钱一担？”

“新钱不晓得，这里五个铜片一挑。”

“白菜呢？”常健问。

“五个铜片十斤。”另一个挑菜的答话。

常健回身朝炊事员喊道：“王大叔，这竹笋、白菜原价收了。”

黄品慌了：“营长，这不好吧，你老人家把慰劳品退了，乡亲们脸上不好看吧。东西虽少，总是乡亲们的心意嘛！”

“是啊！就是因为心意，该收的收下，不该收的就不收了。”常健象是随意地说。他见一位老大娘衣裳褴褛，满脸皱纹，疑惑地站在那里，便走过去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的慰劳品呢？”老人缩着身子，瞅了常健一眼说：“有鸡，有鸡

蛋，你还要什么？”

“大娘，你还有什么？”

“穷！”

“穷，我们就是为穷人办事的。”常健满脸笑容，问道：“大娘，你能认出你的东西来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那，你就挑回去吧。”

“啊呀营长，你这不是给我们难看吗？为什么不收下呢？”黄品更急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常健那锐利的目光盯着黄品，“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。这是我们的约法八章。”他手指着墙上正贴着的布告，又回头对人群大声说：“乡亲们，是谁的东西，谁拿回去。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东西不能要。”

眼看着阴谋被戳穿，黄品鼻尖上冒出一层汗珠，心里又怕又气，暗暗骂道：“好奸诈，咱们走着瞧吧。”眼珠一转，又生一计，走到常健跟前躬身施礼：“营长，东西既然不收，那么请让弟兄们到我家吧。我这就给弟兄们准备房间。”

“不许你再胡搞。”常健严正说道，回头吩咐通讯员尹智明：“把营部扎在祠堂里。”

安排了事情，常健和连长们就朝营部驻地走去。路过一家门口时，里面传来吵架似的声音。常健停住脚，只听一个妇女说道：

“黄保长，不能这样啊。我老公生病，没有房子呀。”

“没房子，没房子也得搬。难道让大军睡在雨地里？”

说话的是黄品。常健一脚踏进门坎，问道：“黄保长，又在搞啥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，动员乡亲们腾点房子，总不能让大军睡在雨地里。”

常健喝道：“不许你胡闹。”回头对尹智明说：“通知各连，一律不许进驻民房。”忽然角落里传来呻吟声，常健顺着声音望去，是一个男人，躺在床上，痛苦地呻吟着。他喊住尹智明：“顺便把卫生员叫来。”

站在常健背后的黄品，也假惺惺地叹口气：“唉，病成这个样子。”

常健对黄品说：“有事你忙去吧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”黄品装着笑脸，“跟着你老人家，随时听差。”

“这就不必了，”常健象是随便聊聊，“你多大年纪啦？”

“四十八。”

“噢。”常健冷笑道，“看上去有五十啦，怎么称我‘老人家’？哈哈。”

“啊，是是。”黄品讨个没趣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这时，军医进来。他给大伯检查完，又打了一针，说：“没事了，再吃几天药，准好。”

大娘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常健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有个撑船的江老头，大娘可认识。”

“认得，认得，他叫江大公。”

常健还要说什么，尹智明报告：“副教导员回来了。”

“噢，回去看看他。”

副教导员吴启仁二十七八年纪，生得白净，个儿不高，战友们却开玩笑地叫他“吴大个子”。这会儿，他正在看望张细仔。张细仔被乔良从陈厝救下后，现已基本康复。他见大军救了他的命，又这么关心他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向吴启仁诉说了自己的遭遇。

原来他的爹妈是老革命，土匪头子廖正堂血洗南门坳时，妈妈被杀，父亲不知下落。他当时年小，是张大伯把他捡回来的。后来被抓去当土匪，这回他听说要下山杀人，就有点不情愿，又见要杀的人正是他的表哥，想逃跑。于是土匪小头目残忍地把他吊在树上。

说到这儿，张大娘跟着常健、卫生员进来拿药，母子相认，抱头痛哭。旁边的战士也唏嘘不已。

3

部队来到金岭镇已经三天了。通过沈泮新的侦察，知道匪首廖正堂把营地扎在狮子峰上，国民党逃跑时，封他为闽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中将司令，梁根怀为副司令，宋焕文为参谋长。他手下有三个支队，一支队司令由梁根怀兼任，二支队司令是石马猴朱光禄，三支队司令则是宋焕文的弟弟宋焕章。梁、朱两人与廖正堂是老冤家，这时他们虽然暂时联合在一起，但却时时想脱离廖正堂的控制。

部队经过研究，决定立即开赴狮子峰，直捣廖正堂总部。

苍苍闽山，莽莽闽水。英勇的人民解放军，忍饥耐饿，行进在深山夜雨中。

常健的夜光表已经指向午夜一点。这几里的山路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。离敌营部很近了。奇怪，至今没有发现一点动静。

常健命令部队停下。他侧耳听了一会，四周只有风在怒吼。

“跑步前进。”常健命令道。

部队直扑山顶，山上房子里空无一人，狡猾的敌人已经

逃跑了。

突然一间房子里传来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。“谁？”随着喝声，几支手电一起照过去。只见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被绑在那里，他满脸愤怒，双手挣扎着。

常健命令道：“注意警戒。李保合，上去把他解开。”

这人名叫连源，赤坑人。常健早听县委书记李晨光谈过他，知道他和江大公一样是金岭区的骨干，曾经是李晨光游击队的成员。廖正堂抓他当土匪，他跑了回来。廖就把他爹抓去，让连源自己上山换人。连源一上山，廖正堂下令把他捆起来，派两个匪徒看守。部队上山进剿，廖正堂夜里听到报告，匆忙逃窜，那两个匪徒也顾不上连源，跟着逃命要紧。

“狡猾的敌人。”常健狠狠骂道，“是谁把情报送上山去的？”他思索着。

“营长，廖正堂虽然跑了，梁根怀就在山东坳，离这儿不远，我们打个回马枪，还来得及。”

常健也知道梁根怀在东坳，苦于地形不熟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问连源：

“东坳的地形你熟悉吗？”

“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我都熟，以前常到山上打猎，大军如果真的要打，我带路。”

“好。”常健高兴地答道，命令部队往回转，直捣梁根怀老巢东坳。

一间宽大的寮棚里，点燃着一堆篝火，当中摆着一张桌子，上有四只酒杯，四把汤匙，还有一大盘牛肉，却只有一个人，他就坐在桌子旁边的太师椅上。